

孙 泱: 创作有精神气质的 电视剧精品

问:当下谍战剧、传奇戏充斥银屏,不跟这种风是要承担市场风险的,你为什么会选择“娘”这个普通、平实、毫无猎奇成分的题材?

答:我们常说,格局决定结局。我们在策划、创作这部剧的时候就想把它做成一部大格局的精品剧,这种意识贯彻到了这部剧生产的每个环节。我们没有抄近道、走捷径,没有跟随市场风向标一哄而上,去做比较稳妥、保险,但离人心、人文较远的谍战剧、“狗血”剧,而是扎扎实实做内容,追求作品的人性内涵和人文精神。在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我们希望这部作品能成为一种消弭隔膜的催化剂,能有一股直指人心的力量。虽然这部剧有不少战争场面,我们也为此加大了制作费用,但《娘》不是战争剧,它是在国家大事件、大背景中展现出的大爱情怀。我们真正要表达的,就是乱世(包括战争年代和非战争年代)中的人间真情。所以,我们敢于逆势而动。我们希望通过人性化的叙事方式,用心灵和真诚的制作,向观众传递高品位的文化,输送有价值的思想,打造一部有精神气质、有人文价值、有社会责任感的影视精品。

问:《娘》的成功究竟靠的是什

答:关键在于格局的设置、精品意识的追求与市场意识的统一。什么是精品?我以为有人民性的作品才称得上精品。就某种意义而言,人民性就是“主旋律”。但很多人认为“主旋律”曲高和寡、宣传意味浓厚,让老百姓反感。这种观点也许是以偏概全。“主旋律”和“市场剧”不是两条平行轨道上的不搭界的车。做“主旋律”,做有人民性的精品,能不考虑人民的喜闻乐见吗?所以说,市场性、观赏性、商业性统统都包含在人民性里面,也都包含在真正的“主旋律”里面了。《娘》没有规避现实、远离人性,而是努力贴近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努力挖掘人民群众人人有、常流露的真情实感,并努力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表现,我们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融为一体上下了不少功夫,目的就是要作出表达母爱的普世价值、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性光辉并能感染人、打动人、吸引人的精品。

这部剧之所以受到大家的认可,演员的表演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娘》剧挑大梁的全部是实力派的资深演员,除了斯琴高娃,还有宋春丽、刘佳、徐秀林等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大家组成了一个创作精神非常强的集体。斯琴高娃一开始就讲过,这个戏要“讲究”,不能“将就”。这句话朴实、简单,但渗透到创作中却一点不容易,很多可以得过且过的细节我们都没有打马虎眼,即使超支了也义无反顾。

问:据报道,和《娘》同期播出的几部电视剧都是国内近年来的顶级大制作,是这样吗?

答:的确,《娘》剧播出时遇到了“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央视一套播出的《幸福来敲门》,央视有一两年都没有播过像蒋雯丽这种大牌明星主演的家庭伦理剧,收视好是可以预见的。而《娘》剧开播的头几天,又恰恰赶上《幸福来敲门》播到高潮的时候。第二座“大山”就是江苏卫视播出的《中国远征军》,这部战争大剧的题材、内容和前年非常火爆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很相似,而且也先于《娘》剧播出。第三座“大山”就是比《娘》早一天播出的谍战剧《借枪》,它凭借《潜伏》的影响力成为去年国内市场打得最好的一部剧,而播出平台也都是在省级卫视中影响力排在前几位的浙江、北京、天津、东方。

问:看来形势很严峻啊,《娘》的收视受到影响了吗?

答:《娘》的品质摆在那儿,我们就不怕硬碰硬。3月4日至20日,《娘》在安徽、辽宁、河南、广东卫视黄金档和山东卫视非黄档进行了全国首播。尽管和前面三部剧比较,《娘》

■访 谈

为了这一声『娘』

□吕 丹



孙 泱



斯琴高娃



曲丽君

的播出平台不占优势,且开播日期又在上述三剧之后,十分不利。但《娘》开播后,收视率节节攀升。《娘》开播第4天就成为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收视亚军,第7天就冲破2点大关,第15天终于成为所有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收视冠军,并一直保持至大结局。但要说完全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不利影响主要在于《娘》的绝对收视率应该说要比我们所预期的低了一些。这主要是“三座大山”使观众分流了一部分。但这个影响也是相互的,“三座大山”的绝对收视率都不算太高,四部好剧扎堆播出,观众必然要被摊薄。

问:《娘》剧骨子里是很北方的,但是制作方却是“岭南新秀”,你觉得这里面存有悖论吗?

答:我们追求的是反映人性的作品,这种东西具有普世价值。广东的影视剧制作在上世纪是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生力军,现在全国各地的影视剧都呈现出齐头并进的趋势,广东的影视剧制作需要向更深的层次迈进,需要打破区域束缚。我们也可以拍出非常北方的、非常中原的甚至非常西部的电视剧。最近我们正在拍一部反映辛亥革命的历史传奇剧《枪炮侯》,主人公就是广州番禺人,但这部剧同样是打破地域、不分南北方的作品,它既是岭南的,但它同时也是全国的。南方领航作为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的下属公司,它担负的使命就是要做打破现有格局,引领文化潮流,创作出让全国观众都喜闻乐见的影视精品。

曲丽君: 赞美母爱的力量与光辉

问:《娘》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40年的长篇电视大剧,你在这部剧的创作上有什么体会?

答:《娘》剧跨越的年代(1937—1978)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章节,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剧中置身其中,势必被深深烙上时代的印记。但这种对于时代的反映,不是直接切入,而是通过家庭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视角折射出的,是用一叶知秋的手法,将时代的风云巨变,融合在人物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从情节的设置、情感的表达、场景、道具、人物造型以及演员的表演,无一不需要注重细节,力求用生动而不琐碎,以一当十呈现出作品不同以往的独特视角及细致入微的鲜活质感。

在创作上我是一个挺独特的个体,对作品我非常敏感,会用心去感受它,会为它倾注全部感情,我想一般人不会像我这样写作。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写作的时候会先找一个演员,一个很熟的演员,让他(她)带着我走。《娘》我找的就是斯琴高娃老师。高娃老师担任艺术总监绝挂名。从剧本还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一边写一边给高娃老师看,完了以后她又反反复复梳理了很多遍。她一直强调生活质朴,不是那个情境、那个人物说的话,她要全部拿掉,一个字都不放过。拿出这么多时间弄剧本,我看到高娃老师的苦心,我庆幸当时走了这一步。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站在人文的高度,通过母爱这种人人可以体味得到、最普通也最伟大的情感,讴歌我们中华民族所推崇的传统美德:善良、宽容、坚忍、奉献,努力挖掘出人类本性中最光辉的一面,赞美母爱的力量与光辉。

问:斯琴高娃既是主演,又是《娘》的艺术总监,你如何看待这次的合作?

答:对于高娃老师,这当中的确有一种特别深的情感。当初我刚刚踏入影视圈,跟她说我有一个作品希望她来演。她说你把本子给我看一下,只要是好剧本我一定捧你的场,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表演上来讲,有时候我们也有看法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说,我原来想更多地强调母亲的慈祥、宽厚,这种演法对她来说太容易了,她说“娘”这样一个农村女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艰苦岁月,背负了那么多的苦难,她的慈祥可能已经被磨灭了,如果还刻意去强调她的慈祥宽厚,就会显得假。因此,她想更加注重真情的流露,要把自己的表演收起来。经过反复地探讨,最终我认可了她的看法。戏出来以后,我和同行都觉得高娃老师的表演丝毫不露痕迹,我想这才是表演的最高境界。另外,我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有时候她看着不高兴张嘴就来了,而我是一个所谓念过书的人,面子被伤害了很长时间都过不去。但是对于这些事儿一点不往心里去,转过脸就忘了,加上她的敬业,她对艺术的热情实在令人感动,渐渐地这些小家伙也就消弭无形了。

我们能够合作得这么好,一个是我对高娃老师的了解,另一个是因为母亲、娘的身上很多东西其实是高娃老师身上本来就具备的。真的是艺术源于生活,“娘”这个人物之所以塑造得这么成功,有很多东西是我在和高娃老师的接触中一点一滴感悟到的。

问:除了斯琴高娃之外,包括制片人孙泱等都是影视创作的行家,他们会不会影响你的创作?

答:我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这是我写剧本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受的教育特别强调基本功训练,要切主题,不要说废话,所以我的作品虽然主题比较集中,但有时容易显得比较单一。很多人说制作方如果懂行,就糟糕了,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意见,孙泱是很有经验的制片人,又是一级作家,所以当时我心里不免咯噔一下。可是孙泱看过剧本后就发现了它的优点,他除了在大地方提了一点意见外,基本没有进行任何干涉,给了我非常大的创作自由度。我认为制作方对主创的支持和信任,是一部作品成功非常重要的保证。另外,广东省的领导去探班,这是我想不到的,在领导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我们主创人员来讲却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我们在农村拍摄,生活非常不方便,领导们不远千里来看望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总之,这部剧能成功是多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

■评 点

人性复位与文化救赎

□陈志红

很久没有看到能够这么长久地摇撼我的内心的电视剧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敢说饱经沧桑,却也耳闻目睹和亲历过饥荒和动乱,领教过由于价值体系和道德尺度的混乱所造成的人性的扭曲以及种种社会乱象,热血虽不至于渐渐冷却,但心上的老茧却是薄不了。没想到一部电视剧——《娘》,以它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叙述方式,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一个好的故事和一个坏的故事一样,在感官震动之后,都有可能让我们进入思考。不同的是,好故事让人振奋,坏故事则让人沮丧。就在不久前,读到一则新闻,一个老人外出散步,因路滑跌倒在地,周围有人路过,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将老人扶起来。几年前,南京一个小伙子,扶了一位下公交车跌倒的老人,并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却被老人及其家人告上法庭,说如果不是你撞倒了老人,你会那么好心吗?你是心里有愧,所以你要赔偿,要负责任。而后来,法庭也让小伙子举证,以证明自己没有撞倒老人,小伙子找不到确切的目击者,终于被判赔偿。此事引起了好一阵的社会大讨论,没有结论。但看来此事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以聊天的方式问过几个年轻人,甚至也问过我自己,碰上这样的情况,你会施以援手吗?结论是:不敢。不是不想为,实不敢为也。

人心不古如斯,看来并不是个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时,在享受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繁荣时,也在忍受着信念缺失、人情淡薄、诚信危机、惟利是图所带来的种种苦果。不少社会乱象已经越过道德伦理的层面,动摇了国人的精神根基和信仰体系,并非危言耸听。

这个时候看到《娘》,不啻一次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洗礼。这就是好故事的力量。

二

《娘》剧塑造了多个不同类型的“娘”的形象,而最具文化内涵和人性浓度的,就是斯琴高娃饰演的满仓娘这个形象。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土得掉渣、无党无派的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直至改革开放初期这5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浪潮中,以其最质朴、最本色的

行为,完成了一出出让人心灵震撼的人生大戏。“满仓娘”是具象的,又是超具象的,是中国传统美德在一次次极端境遇下的艰难生存和发扬光大。

饥荒、战争,“文革”,是三个最重要的场景,多少人性在这些境况下扭曲,甚至变成兽性。而满仓娘对母性和人性的坚守,却令人动容。在自家孩子都吃不饱的困境中,她收养了孤儿端午,她顶着一连次的政治风险保护被维持会长糟蹋了的财主闺女灵芝,她对端午出卖灵芝行为的痛心疾首和难以原谅,她对早已离家又离心的丈夫的拼死维护,勾勒出一个生长于传统乡土中国的母亲形象,这个形象是超越阶级、地域、文化、族群的,是人性中最质朴、最原初、最没受到各种外在因素污染的品质体现。娘的行为,听从的是心的呼唤,做的是那样自然。惟其自然,才见天性。

斯琴高娃准确到位的表演,剧本丝丝入扣的细节铺排,强化了满仓娘这个人物形象自身品格的原发性和天然性。我甚至在想,与其说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了她,不如说是像她那样千千万万的像山一样坚忍、像水一样包容的中国母亲,滋养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任凭天灾人祸、时空变幻,让人的行为选择回归常识、回归本性,这就是人性的复位。当母性和人性面对饥饿、战争、阶级斗争等外在因素高压时,满仓娘所作出的行为选择,是超越这一切的。而这一切的人性底色,让我们想起在古老中国的上空飘荡了几千年的仁爱之声,那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一个没有文化的母亲所表现出来的仁义大爱,完美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高贵、最迷人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把人的行为道德标尺定得那么高,只是让人性回复人性,见到老弱病残者则油然而生仁慈呵护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世界会不会少了很多悲剧、倾轧和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友善会不会多一些呢?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朴素”。自然而朴素的人性,也是人性的最高境界。满仓娘这个人物形象,是经过艺术雕琢而又没有雕琢味的形象。透过这个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到几千年传统文化散发的芬芳,可以知道中华民族何以历经劫难而生生不息。所以,这个形象在完成了它的具象叙述之

斯琴高娃: 一定要与众不同

问:今天听了这么多专家对《娘》剧的高度评价,您有什么感受?

答:非常坐不住。作为一个参与者,我觉得这部戏,最得意的是导演曲丽君,又写又导,很不容易。还有制片人孙泱也应该高兴。作为参加会议的演员代表、演员也应该高兴。这是一件可贺可庆的事,因为一部电视剧能够得到这么多不同领域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是难能可贵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问:据我所知,《娘》刚开始搬上荧屏时并不火,但她以真诚、动人的情感迅速吸引了大批观众,最后10集更是力压群雄,成为全国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收视冠军,您能告诉我们是什

么成就了《娘》的成功?

答:第一次拿到《娘》剧的剧本时,我正在国外。当时曲丽君导演说这部剧是为我量身订做的,他希望能完成其中一个娘的角色。从抗战到改革开放,已经有很多作品反映这段历史,所以对于《娘》我一直说一定要与众不同,不能“将就”,一定要“讲究”。所谓的“讲究”就是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在一定的文学基础上将各个环节紧扣,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最好,不能有丝毫马虎,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会坚持到我死为止。当然个人能力有大有小,未必能够做好一切,但是一定得用心。一部作品的表现形式,有时是很乱很糟很拼凑的,《娘》是非常认真和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作为一个表演者,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高的水准,只是觉得在生活中我也是个挺好的人,对待老人也不错,所以在饰演娘时我是有感而发的,从头到尾都很投入。总之,我觉得这部作品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

问:有学者认为《娘》立足于打造广东精品剧,却不太像广东剧,反而偏向北方文化,作为《娘》的艺术总监,您怎么看?

答:作为艺术总监,我对剧本是逐字逐句地研读。其实不管什么肤色,什么种族,思想感情都是相通的,只是因为生长文化、人文背景的不同,导致做事的方式不同。因为《娘》写的是山东的文化,作为演员,我在语言上必须尊重这些历史背景。前两年我出演曲导的另一部作品时,我真想操着一口山东话,结果我无从下手,因为我不会说,跑调,但后来跟山东人交往多了,一来二去就敢说了,同时也帮助我在不断的揣摩中进行二度创作。一部影视作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综合艺术,从文学的角度也好,从演员的表演角度也好,或者从心理学甚至是商业的角度也好,它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问:这部剧一共演绎了10位娘,每个娘都有不同的特点,您所扮演的满仓娘集宽厚、容忍于一身,母亲最伟大的优点都集中在她身上,您如何评价这一角色?

答:有人说满仓娘好像没有自己的思想,战争年代也好、和平年代也好,她好像都没多大感触。其实不然,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部作品能够真真切切地调动你的记忆,让你想起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甚至是你的祖宗。它没有浓妆重彩的渲染,而是用一种淡淡的叙述方式在表现。我当初给曲丽君导演发传真时,我说我最担心娘没有缺点,因为一个人身上有缺点,有不足之处,有荒唐的事情,才能是一个完整的人。母亲最伟大的优点都集中在在了满仓娘身上,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娘,她身上是有缺点的,比如说在满仓和灵芝的婚姻上,她带有一些封建思想残余。她并不是一个“完人”,因此她才恰恰是一个“完整的人”。

问:对于这样一部获得了普遍认可的剧,您觉得是否有遗憾之处?

答:我认为这部戏最大的遗憾是我的“丈夫”国贤写得弱了些,满仓娘太可怜了,没有爱情,最后和老伴的那场戏,那一点点剧情才让我找到一点爱情的感觉。

问:有专家指出,《娘》在谍战剧、媳妇剧、穿越剧泛滥成灾时,给荧屏吹来一股清新的现实主义春风,您觉得这部戏给观众带来了什么?

答:这部戏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把表演调整到没有表演痕迹,这样一种状态是对我6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这部戏表现出人物在大爱、小爱之间复杂矛盾的心路。我想,是时候把这部戏拿出来,此时拿出这样一部朴素的文艺作品,对社会、对年轻人都好。现在这部戏老少通吃,反响热烈,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好人还是不少的,善良的人还是不少的,规矩、本分过日子的人还是不少的。同时我们也想让那些有不轨行为的人反思,让他们去想一想应该怎样做人。

后,已具有了一种精神和文化符号的品格,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形象,值得我们珍惜和琢磨。

纵横50年的时间跨度,构筑了一座宏伟的故事大厦,使叙述者有足够的时空上演一幕幕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的戏剧,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使这座大厦有了坚实的基础,叙述者从容不迫、耐心细致而又注重戏剧化地推进节奏,增强了全剧的冲突和张力,让这个展示母性和人性光华的剧作十分好看、耐看。

三

如果我们对满仓娘的认识到此为止,那还只是认识了这个形象的表层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在今天已经弥足珍贵;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果故事的叙述者意图也仅在于此的话,那么这个工作已圆满完成。

但我还不满足,我还要想一想,这个好人的意义何在?仅是为了让我们领略传统之美吗?当然不仅于此。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轻轻松松花好月圆的戏。当我看着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推进时,看着满仓娘近乎焦头烂额地为亲人、为他人奔波、操劳,把心都操碎了却在很多时候也没落好时,我就有了深深的叹息和无法言说的沉重;做一个好人很难啊!顾顺当当地做一个好人更难!论要在苦难与灾祸中做一个好人,更是难上加难!无论是人性之美还是传统之美,都是需要坚持的。坚持就是不放弃,就是牺牲,就是奉献,就是隐忍,哪怕是泰山压顶,哪怕是家破人离,哪怕是命悬一线。

故事就是如此推进的。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都是放弃与坚持之间的博弈。如果满仓娘放弃了端午、放弃了灵芝、放弃了她误以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那么,所有的戏就不能成立。而在实际情况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放弃了,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她完全不必背负由此而来的道德或舆论压力。反而是她的坚持,超出了了一般人的行为选择。这个形象让我们懂得,一种优秀的精神和品格所具有的超越性和普世性,是怎样通过勇气和坚持,一代又一代地造福人类、滋养众生的。

这个形象给予我们的启示:一种精神的坚持是多么的重要。对优秀传统的回望与致敬,最终还是应该落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才是有意义的。满仓娘的形象促使我们向当下追问:为了让这个行为多一些好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当然,一部戏不可能完成所有的道德救赎和文化建设,但它为我们树起了一个标杆,人性与道德的标杆。这部戏也启发了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让社会和人类的肌体重重新健康和健全起来的精神资源。